

陳巧真

6月7日 - 8月23日 2025年

Empty Gallery很高興呈現與香港電影創作者陳巧真 (Chan Hau Chun) 的首次合作展覽。陳巧真的流動影像沈靜而深刻，日記式的親密感與充滿共情的疏離在其中交織，這種獨特視角源於她對這座城市及其居民——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的深切凝視。她的鏡頭聚焦那些鮮少（甚至從未）進入官方敘事體系中的人物，以此勾勒當代香港的情感地景，見證了一種脆弱而倔強的自我存在——它或許只是「堅持活下去」的樸素實踐。此次展覽中，陳巧真將首映其新作《記憶座標》。這部流動影像作品糅合了風景電影、自傳敘事和游擊式新聞報導的元素，以深沈的筆觸探討後抗爭時代中的時間、記憶與消逝。

「Map of Traces」，陳巧真這部作品的英文標題，已經揭示了影像中結構性的主題線索。「痕跡」(trace) 這一概念，既指向已消逝之物的缺席，也涉及對脆弱記憶碎片的追尋和發現——這些行動本身恰恰需要某種對自我感知不可動搖的信念。這種感受也迴盪在影片開場（和後續段落間穿插）的文字中，陳巧真在其中寫到：「如果歷史總是與時間相關，那記憶就像潛藏的形狀，等待合適的時候重新浮現。」這些文字摘錄自她寫給一位化名為 C.R. 的獄中友人的信件。在信中，她記錄日常生活的片段、關心對方的近況，也回憶兩人共同的經歷。C.R. 的回信從未出現，這種缺席反而強化了其存在，彷彿電影不只是一部輓歌，還是某種為其封存的時間膠囊，或代替記憶的義肢。這種對記憶逃逸本質的發現和激活，記憶與「地方」複雜的糾纏關係，以及記憶作為抵抗主流歷史敘事陣地的可能性，共同構成了作品的倫理內核與形式準則。

《記憶座標》以散文電影的電影語言運作，由一系列時空錯落、風格各異的片段組成——這些片段展開，宛如時空和情感的受控爆破，時而屬於個體、時而屬於集體，並通過前文提及的書信縫合為一體。在影片的首個段落中，陳巧真與一位現居倫敦的舊識共同追憶彌敦道的往昔。在遠程對話中，她以 Google 街景為媒介，帶領友人和觀眾一同漫步於九龍公園。對離散者而言，那些由緩存圖像和模糊面容構成的中介影像已成為觸碰遙遠故土和舊日生活的唯一途徑。然而，我們或許習慣性地將這些影像視作冷峻的技術監控產物，它們在此卻意外地承載了蘊含溫度和脆弱性的個人記憶。

類似這樣出人意料的反轉和再平衡也貫穿於陳巧真影片中的其他段落——一位因大量街頭塗鴉而被捕的古怪老人，發明了用水在公共設施上「繪畫」的方法；一場自發的音樂抗爭湧現又歸於沈寂，但 C.R. 在獄中學會了彈吉他。儘管影片呈現了暴力與哀悼的可見痕跡，陳巧真卻刻意避免過多停留於此——可見性的暴政以及紀錄片過度決定社會現實（連同社會可能性）的傾向，還需要文本、留白與玄外之音的內在性與之平衡。城市景觀在此並非被動中立的背景，而是記憶、意識形態與權力糾纏的破碎場域。維多利亞公園中塑料路障的鏡頭，揭示出這些看似無害的管制工具與其四周現代主義高樓網格之間功能性的共鳴。而影像表面突然出現的扭曲撕裂，使這些狹隘的功利主義幾何結構開始動搖。公共建築與基礎設施在這裡被視為一種證據或痕跡——在其中，未被檢視的歷史創傷和對集體性的懷疑已然固化，凝結為私有化和利己主義所構建的物質世界。然而，在這些結構的狹隘和僵化之中，陳巧真設法開闢出一方臨時空間——哪怕岌岌可危，也試圖容納被拍攝對象的脆弱與尊嚴。這片易碎的疆域，位於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滲透性的邊界上，或許正孕育著香港電影新的在地語言：它要擺脫新浪潮電影中風格化的失序，真正試圖直面那些形塑我們的生存處境。

陳巧真是一位生活和工作於香港的電影創作者。她於2015年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2024年，她的個展《踱步》在香港WMA空間舉辦。她亦參與過多個群展，包括挪威Hordaland藝術中心的《彩雲橋／相忘於江湖》（2023）、中國廣州的《一個人的社會》（2019），以及香港牛棚藝術村的《流動的邊界》（2018）。

陳巧真的電影作品曾於多個影展中放映，包括台北金馬獎、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東京Image Forum影展、德國奧伯豪森國際短片電影節、香港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以及美國密蘇里州的True/False電影節。

藝術品片尾

導演和剪輯: 陳巧真

音樂和聲音: 徐智彥

出演: Saman L. 劉鐵民, C.R.

特別感謝: 劉文棟, 鄭成然, 陳嘉賢, 李倩瑩, 李俊怡, 鞠亭亭, 武雨蒙, 張子木, 黃婷, 何亞嵐